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十尾龜  
第二十八回 留學生甘充十尾龜 小大姐揭破銷金窟

話說費太太仰著頭，正欲聽單龍吟講說新聞，忽聽有人喊又麻雀，回頭瞧時，不是別個，正是周鳳姑。馬小姐道：「人家正要聽講新聞，你又要來擾了。邀了客人來，躲在裡頭，不曉得出來陪陪，虧你還好意思見我們。」周鳳姑道：「誰在講新聞，我也要來聽聽。」

說著，一眼瞧見龍鳳兩人，詫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龍弟鳳妹，你們兩位貴客倒還會踏到賤地來。」

回問周太太道：「嫂子，今天不是西南風麼？」

周太太道：「不要說了，我們正要聽龍弟講說新聞呢。」

鳳姑才不言語。周太太催道：「龍弟快點子講罷。」

單龍吟道：「我和朋友兩個，正在講戲，那洋行朋友也來搭嘴。我們吃香煙，沒有帶得火柴，問他借時，他馬上把火柴送過來。後來纏纏繞繞了，我偶然談起上海地方沒有好玩所在。這洋行朋友就說『我有一處地方，倒頗有點子景致。二位如果不棄，明日橫豎禮拜，我就陪奉二位同去走走。』

我聽了大喜，問這洋行朋友姓名，才知他姓郇。這郇老友，人也好玩的很，拿出一小包西洋鼻煙來送給我。我見小小一紙包，解開來通只一分不到的鼻煙，問他有何用處。

郇老友道：『這個鼻煙真是第一樣好玩東西。』問他怎樣玩法，他向左右兩邊一瞧，見近幾間包廂裡都是女客，排得個密密層層，他就道：『你不要問，且把一包解開來。』我聽了他，把紙包解了開來，問他怎樣？

他道：『你用口輕輕的吹著，吹上三吹，包你就見顏色。』我當時真莫名其妙，聽他的話，輕輕吹去。才吹得兩吹，頓覺一股異樣的氣味，從鼻子管裡直鑽進來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接二連三打那噴嚏。霎時間本間裡的人，個個都打噴嚏，左右兩邊包廂裡的女客，哈欠哈欠，噴嚏之聲，宛如落花流水，足足打了五分鐘工夫方才定當。

我就問他這鼻煙那裡來的，可有地方買處？玩倒果然好玩。郇老友道：『買可真沒處買，我這幾包是行裡外國人帶來的樣子。』我聽了只得罷休。

到明朝是禮拜，約著二點鐘惠芳樓喝茶聚會，同到那有景致地方去。一到兩點鐘，我就坐車子到四馬路惠芳茶樓。姓郇的還沒有來。我這朋友倒先來了。閒談一回，姓郇的也到。他一見面就說：有勞久候，剛巧有點子事情絆住了身子，不克早來，對不起對不起。』我就向他道：『等候一會子倒也不要緊，你說的好玩所在在那裡，可就同我們去走走。』

姓郇的連說可以可以，立催我們動身。我會過茶鈔，同著朋友，跟著他走。曲曲彎彎，走了好多的路，才到一條巷堂。進巷轉彎到一家門首。見也是石庫門，門首也貼著公館條子，只條子上的字，卻已剝蝕去了一半，瞧不出是什麼姓氏。郇老友舉手碰門，才碰得三五下，就有個老娘姨，開門出來。一見姓郇的就笑說：『郇少爺為甚好多天不請過來，我們奶奶在牽記你呢。』

姓郇的道：『奶奶在麼？』

老娘姨道：『奶奶在樓上。郇少爺自家上去便了。』姓郇的領隊，我們跟在後邊，一同進內。我見客堂里長凳高椅，七橫八豎，擺得雜亂無章，我心裡就有點子疑惑。倘說是做生意的，不應雜亂得這般地步。到得樓上中間裡，娘姨大姐一大群。

我見了倒又愕然，估不透他是何道路。若說是做生意的，該應收拾得潔淨點子，就地方也不應處在這偏僻所在。說是私門頭，不應這樣的招搖，用了這一大群子的人。此時姓郇的招呼我們坐下，不一會一個寡老出來了，（上海流氓黑話，稱婦女為寡老，詳見新上海。）

這寡老真叫做標緻，渾勾勾的面孔，水汪汪的眼睛，滑膩膩的皮膚，軟條條的身體。走近人前，一陣香水香，直刺進鼻子管裡來。香的我遍體酥麻，渾身融化，滿身上不得勁兒。這寡老向姓郇的點了點頭，就笑瞇瞇問我姓名。我被他這一笑，魂靈都幾乎丟掉了，竭力支持著同他講話。那時候全身渾陶陶，講點子什麼話，連我自己也沒有明白。

一會，這寡老糾合我們又麻雀。我當時還有甚定力來抗拒，自然謹遵台命，就在他房間裡搬開桌子來又麻雀。又是二十塊底二四小麻雀，又到八圈結帳，我只輸了三十多塊，那朋友輸了二十多塊，姓郇的只輸得十幾塊，都是這寡老一家贏的。臨末還要我們每個人拿出三塊錢頭錢來。房間裡娘姨，搬上一席碰和菜，倒也十分齊整。這寡老陪著我們吃喝，談談說說，覺得十分有興。敲過十一點鐘才回來。我問姓郇的：『這地方到底是個什麼所在，台基不像台基，私門頭不像私門頭，碰和台子又不像碰和台子。』

姓郇的笑道：『隨你說罷，你算他什麼就是什麼是了。』於是約我下禮拜六再會面。流光如矢，禮拜巴工夫一轉眼就到了。這日下午，依舊在惠芳樓取齊，我的朋友卻沒有去。走到惠芳樓，姓郇的已經先在，於是同著行走。再到那寡老家裡。偏偏寡老不在，問娘姨大姐，都回不知道，我心裡就非常的失意。姓郇的倒依舊坦其自然，向我道：『他不在家，我們到別處去逛罷？』我道：『除了這裡，還有奇怪所在不成？』

姓郇的笑道：『你不必問，儘管跟我去是了。』我雖然狐疑，倒又不能不跟他去探一個究竟。於是雖離了那寡老處，回向東行。走不多時，又抵一處，這處同前一處更自不同。一所三樓三底兩夾廂房屋，雜雜夾夾都是人，大門也不關閉。

我們走到客堂裡，有一個洋裝朋友出來迎接，與姓郇的拆談，好似很熟識的。那洋裝朋友問了我姓名，連說久仰久仰，談吐之間十分的恭維。我忽見他向娘姨道：『快請少奶、小姐出來，郇少爺同單少爺在此，快出來陪陪。』

我聽了他這句話，不覺糊塗起來。暗想上海地方開私門頭當開眼烏龜的也很多，這樣彰明較著的亮鬧，卻從沒有見過。正想著，早見走出兩個寡老來，一肥一瘦，打扮得雖瘦十分路，兩副寶容，那裡有上禮拜那個標緻。

這兩個寡老，倒都異樣慇懃。那洋裝朋友向我們介紹道，這個是山荊，這個是舍妹。我才知那一團和氣的就是他令妹，瘦骨玲仃的就是他夫人，我倒也不好說什麼。洋裝朋友向我道：『單先生與兄弟是初交，見兄弟這麼的行景，出妻見妹，未免也有點子詫怪麼。其實無用詫怪得，兄弟在外洋唸書時光，見外洋上自王公，下至士庶，那一家不這麼著。不瞞單先生說，外國那怕皇后，也和小百姓親嘴的。外國皇帝，眼睜睜瞧在旁邊，倒也不曾見他吃什麼醋。外國所以強盛呢，我們中國樣樣不如人家，獨有這極腐敗極可惡極沒道理的臭規矩，比人家來得講究，比人家來獨得密。男和女，除了結髮夫妻同胞兄弟外，就是三族六親，輕易也不許見面。照理就應得富起來強起來了，為甚窮到這般地步，弱到這般地步，可知都是這臭規矩弄壞的。兄弟既然受過點子文明教育，便不能夠同那些腐敗種子一般的行徑。再者現在要造就中國，須先從破壞入手。兄弟捏定宗旨，把這歷古以來頑固老頭兒死守的男女大防防城，先行打破，為國民作一個榜樣。所以每有人來客往，總叫山荊和舍妹出來應酬。兄弟這點點苦志，無非也是要拯救中國。』

單龍吟講到這裡，眾人都笑起來。周太太道：「做開眼烏龜，竟也有這樣體面話兒好遮蓋，真是奇聞。」

單龍吟道：「這一番話還好，後來幾句話，聽了真是要笑煞人。」

周太太道：「還有甚麼好笑的話？」

單龍吟道：「這幾句話，不過不是對著我說的。是對著別個客人說，被我在隔壁間聽著的。我坐在廂房裡，聽見他送客出去，一路講著一路走，只聽他道：『山荊蒲柳之姿，荷蒙不棄葑菲，許令侍寢，兄弟曷勝感激。』又道：『舍妹小有觸犯，望瞧在兄弟面上，勿再介介。』我當時正在喝茶，聽了他的話，再也忍不住，不覺噴了一地。」

周小燕道：「這位洋裝朋友，人倒也老實的。不知他姓什麼？叫什麼？」

單龍吟道：「好像是姓徐，問過我也忘記了。」

周太太道：「是真留學生，還是假留學生？現在世界的留學生，簡直有點子靠不住。聽說蘇州地方有一個和尚，要做起不端事情來，總穿著洋裝。人家問他，他總回答是留學生。」

（事詳士諤新著之《蘇州現形記》。）單龍吟道：「留學生倒不是假的，我見他客堂裡還掛著張日本速成法政學堂畢業文憑呢。當時見了面，那留學生的夫人像風擺荷花般擺過來伸出雪白粉嫩一隻玉手叫我捏，我這個臉可真有點子老不起，別轉面孔，只好裝做不懂。那姓部的卻已與他令妹親嘴抱腰，親熱得要命的。他們的親嘴工夫，更是門市貨，吮唾有聲，吞吐得勢，那副情形真叫很形，頗奈他那位令兄瞧在旁邊，竟像沒事人似的。這副涵養工夫，我可真佩服他。」

後來他夫人勸我們樓上去坐坐，我和姓部的就到樓上房裡頭。卻見先有一個人在那裡，我見了此人，不覺猛吃一驚。你道此人是誰，原來就是上禮拜和我們碰和的那個寡老。那寡老見了我，面孔上也露出驚異的樣子，怔怔地向我瞧了好半天。

一會子留學生也走上來，死活拖我又麻雀。我推說不會，他們只得邀那姓部的。於是姓部的就和留學生夫妻兄妹四個兒又麻雀。我在旁邊閒看，這寡老也在旁邊閒看，暗地把我袖子一扯。我見他們心都注在牌上，就趁便溜出來。這寡老隨步跟出，向我道：『你怎麼會到這裡來，這裡不是好地方呢。』

我正要詳細詢問，那留學生已在裡頭喚我。寡老道：『這裡不便講話，明日六點鐘嶺南春三號聚會再談罷。』

我回到裡頭，只見那留學生嚷道：『單先生你來瞧，部君這副牌這麼和下來，倒說便宜，你看他便宜在那裡。』

我忙應道：『麻雀我是外教呢，看了也不懂。』口裡雖這麼說，走到部老友面前一瞧，見了整整齊齊攤在台上，十四張都是萬子，是一二三、三四五、四五六、五六七八搭牌，另外兩張麻雀頭，也是三萬。部老友道：『如何會錯，我方才六萬本是一扣，摸起了一張七萬，才把六萬打去一張的，現在來了張一萬，和下來。十和一倍二十，二倍四十，三倍八十和，怎麼會錯。』

留學生道：『差是原沒有差，只成全我們少輸了幾個錢。你摸起七萬，打掉六萬，不過挺一四七二五八六門罷了，我做了你一定打掉七萬的，打掉了七萬不過七八兩門不和，一萬到六萬一樣要和的。你方才來一萬，一樣和下來，四萬做了麻雀，一二三、三三三、五五五、六六六，要多到三副釘子，二十二起翻，一翻四十四，再翻八十八，三翻一百七十六和。你自己算算，錢要多進帳幾許。』性部的果然懊悔不迭。八圈麻雀碰完，天已溼夜。吃過晚飯，我就興辭回家。

次日，一起身就望天晚，因為寡老六點鐘約我在嶺南春相會。偏偏這日的天，分外來得長，左等右等，等煞不肯晚。好容易等到五點半鐘，我就忙忙地穿好衣服，奔向嶺南春來。跨進嶺南春門口，摸出表來瞧時，離六點鐘還有五分時光。西崽上前招呼，我叫他開了三號房間，坐在裡邊老等。六點不來，六點十分還不來，口道有甚變卦了，直等到六點十五分，才見那寡老姍姍的來了。

我那時獲著活寶貝相似，就問他來的為甚這麼的晚。那寡老道『沒有晚，六點鐘敲過得不多時光呢。』於是請他點菜，點過菜，巴望他總有緊要話同我講了。那裡曉得夾七夾八盡是閒談，並沒半個字緊要的。又是初交，不便十分細問。這寡老酒量倒很好，連喝了三杯勃蘭地。吃畢大菜，要我陪去看戲。我想大菜館裡有西崽在旁，不便講，或者到了戲園子裡才講給我聽。我就欣然應命，到了戲園子。這戲錢不用說得，總是我會鈔的。坐定看戲，直看到戲完結，依舊沒有一句真語。我耐到這時光，再也耐不住了，問他你今日約我來講要緊話兒，到底是句怎樣要緊的話。

他笑了一笑，回說『這話果然很要緊，只不是三言兩語說得完的。橫豎我們家裡你是認識的，明日清晨八點鐘，請你到我家裡來談罷。』我只好答應，心裡卻十二分的疑惑。這夜回到家裡，翻來覆去，差不多一夜沒有合眼。到明朝一早就起身，鳳姊問我為甚起身得這樣的早，我推說有兩個壽而堪的壽頭朋友，約著吃羊肉面，所以早點子穿好衣裳。點心也沒有吃，出門先到剃頭店，梳了一條辮子。

差不多已有八點鐘了，一部東洋車趕到那裡。見一個小大姐，候在門口向我道：『今天恰恰不巧，老爺在家，不便講話。奶奶說請單少爺明日九點鐘來罷。』我聽了宛如兜頭澆著一桶冷水，把興透透的火一齊澆滅，只得敗興而回。回到家裡，見鳳姊正在吃稀飯，覺肚子裡也有點子餓了，忙叫娘姨盛一碗來。坐也不及，拿了筷立著就吃。

鳳姊道：『你說吃羊肉面呀，怎麼荒到這般地步。』我只得推說出去已經晚了，這壽頭朋友已經吃了自去。我於羊肉面一道又是不甚喜歡的，所以沒有吃。過了一天，到九點鐘，只得再去。走到那裡，只見雙門緊閉，這種地方是不便敲門打戶的。徘徊瞻眺了好一回，才見呀的一聲，走出一個大姐來。大姐一見我就說，少爺裡面請坐。我就問奶奶起身了沒有？大姐道奶奶還睡著呢。單少爺請上去是了。

我這時候心裡真是委決不下，想了他的姿容豔態，上樓去趁趁熱被頭也好。想了他這奇異不可思議的舉動，倒又有點子膽怯。後來決計不上樓去，隨向大姐道，既然奶奶沒有起身，不必去驚動他，我且去了。大姐連忙攔住道：『單少爺為甚這麼的要緊。請上樓去坐坐呢。』我回說沒有工夫，說著要走。大姐見留不住我，站在天井裡，兩手攔住了窗口，高聲叫媽媽，單少爺要去了。

只見客堂背後轉出一個四十左右年紀的娘姨，飛奔而出，一把抓住我的袖子，說：『不許去。』

我回我還有點子事情。那娘姨道：『你要去，等見過奶奶再去不遲，奶奶吩咐，叫我們留住你。現在放你去了，我們做娘姨的可擔當不起。』我聽了愈加疑心愈不敢留。無奈這娘姨力大無窮，被他拖住了，再也掙不脫身。

那大姐已飛奔上樓去通報了。我只得在客堂裡少坐。娘姨道：『這裡齷齪的很，單少爺請裡邊小房間裡來坐。』我想樓上樓下通已到過，從沒見有收拾得清淨一點子的地方，甚麼大房間小房間。此時大姐也跑下來了，向我道：『奶奶請單少爺小房間裡坐會子。』

我這時光身不由主，跟隨他們走到一間極精緻的房間裡。這間房我真沒有見過，雖只豆腐幹那麼大小，卻收拾得十分清潔，擺設得十分精緻，裡頭也有小小一張鐵床，並小小的妝台和凳子。娘姨說聲請坐，我只得坐下。不多會子就聽樓梯上小足聲響，大姐報說奶奶來了。我忙著起立恭候，只見那寡老鬢髮蓬鬆的進來，睡意惺忪，春情滿面，那一副嬌憨的態度，煞是可憐可愛。笑咪咪的向我道：『對不起的很，我昨宵因為肝氣陡發，睡得晚了點子，勞你候得長遠了。』

我道你原來有點子貴恙，我沒有知道，再來驚擾不當的很。

寡老道：『你倒會得客氣，說甚當不當，你我都是自家人呢。』說著坐下，一面叫娘姨倒茶，誰料他依舊是閒談。才談得三五語，聽得外邊一陣腳步響，一個娘姨極吼奔進，飛報『老爺來了。』我道是仙人跳老戲，頓時面孔唬得失色。瞧那寡老，倒依舊徐徐暇豫，悄悄向我道：『不要緊的，你儘管坐著是了。』

那娘姨早出去擋住來人了。只聽娘姨道：『老爺今天怎麼倒又回來，奶奶在肝氣發作呢。』又聽那老爺道：『他身子不曉得保養，弄的舊病時常發作，我去張張。』他說著一路腳步響，舉步上樓去了。寡老皺眉道：『真討厭，你一個子且坐坐，我去敷衍一會子就來。』說著便也上樓去了。

這時光，小房間裡只剩我和小大姐兩個人，我便打聽那小大姐，你們這位奶奶究竟是何路道？既然有著老爺，為甚一切舉動倒又很自由？我第一回來碰和那副情形，竟像是碰和台子。後來又同我吃大菜看戲，好是沒有人管束似的，怎麼現在無端的又跑出一個老爺來。這裡頭情形，真叫人測度不透。

那大姐聽了我的話，只是笑，並沒有一語回答。我問他笑點子什麼？大姐道：『我不笑別的，只笑你很乖，一個乖人，也會上起人家當來。』

我詫問，我也上人家當麼？大姐道：『你要不上人家當，這裡趕早不要來，這裡並不是什麼好地方，你一樣要花錢，堂堂正正的地方什麼去不得，定要到這裡來，花了錢還要偷偷摸摸，像做賊行竊似的。我替你想想，很是不合算。』

我被大姐這麼一說，頃刻恍然。隨問你們這位太太到底是甚麼路道？大姐道：『這個不問也好，倘然不信我話時，儘管玩下去

是了。」

我道：『我並不是不信你的話，因為你們這位奶奶來得過分奇特，倒不能不打聽個青紅皂白，不然我心裡頭總有點子不這麼樣。』說著，就摸出皮夾子，取出十元一張鈔票塞在大姐手裡道，這十塊錢給你買點子零碎東西的。

大姐見了十塊一張鈔票，頃刻眉開眼笑。向我道了謝，悄悄道：『現在不便講，少爺有空時，索性茶館裡去泡碗茶讓我細細講給你聽罷。』正說著那個娘姨又進來了，向我道：『奶奶說現在有樁要緊事情，缺個三百多塊洋錢，叫我來向單少爺商量，倘然有調處，就托單少爺暫時調一調，應應急，過天兒本利奉還，一點子不要缺少的。』

我就胡亂應道，調一調沒甚不可以，只是現下身邊倒沒有預備。我橫豎出去調起來，停會子三點鐘，叫這大姐到四馬路惠芳茶樓聽回話是了。說著把手向那大姐一指，隨即起身辭出。娘姨道：『請少爺走後門罷。』我回到家裡，心想這寡老究竟是甚麼個路道？那姓部的又是甚麼個路道？想來想去，總猜不透這悶葫蘆。

到下午三點鐘，跑到四馬路惠芳茶樓去，不想在路上又碰見了那個姓部的。我因疑他是壞人，不大高興和他招呼，敷衍幾句就想走開。姓部的倒和我十分關切，問我姓徐的那裡可曾去過？我道那個姓徐的？可就是那東洋留學生？沒有去過。姓部的道：『沒有去過很好，姓徐的那裡，不是個好地方。我去走走，定不到一禮拜送掉了三千多塊洋錢。你想晦氣不晦氣。』

我問他怎樣送掉的？

姓部的道：『都是賭裡輸掉的。』

我道你們麻雀又的很小，怎麼會輸到三千多塊錢？

姓部的道：『麻雀底碼果然不很大，後來擲老羊，幾盤老羊擲下來五六百塊錢。聲音都沒有就完了，輸了不服氣，那裡曉得手色不好，愈擲愈輸，直輸到三千開外，弄得到虧空了一大票。』

我就問他虧空了想怎樣？姓部的道：『有甚怎樣，無非想張羅點子銀子來彌補這虧空。上海地方做生意，全靠著名氣，弄穿繃了那裡還好站腳。』

我敷衍他道，講的不錯，上海都是空場面，就是幾個闊天闊地的商界道台、洋行買辦也並沒有什麼真實家計，無非靠著虛名，東首擄來西首去，倘然沒有名氣，就真真家裡有著幾十萬家計，也投濟事呢。

姓部的道：『很對很對，兄弟也是個光身子，就靠著稍微有點子名氣，外頭總算相信得過。二三千銀子，手裡頭常常划出划進，不過全靠著自家有算計，生意裡借轉點子，碰著法有甚進益，補湊補湊，就這麼弄下去了。』

我道老兄手段這樣敏活，這一回的意外料也不難彌補。

姓部的道：『這回倒真有點子尷尬，新買辦可不比老買辦。老買辦非凡的四海，不論什麼事求告到他，總無有不答應。新買辦是個精刮鬼，尖得要死的。』

我問，你們的新買辦是誰？姓部的道：『叫李希賢，聽說從前開採票行的。他這買辦，也是用計謀成功的。』

「我此時心記著那大姐，遂與他作別道，我們再會罷，我還有點子小事呢。姓部的不好意思再談，點頭作別而去。我到慧芳茶樓，見掛鐘上長短針並在一起，已經三點十五分了，恐怕大姐已經來過，心下萬分的懊惱。等到三點半鐘，正要想走，只見扶梯上走上一個女子，左張右望，正是寡老家那個大姐。不覺大喜，連忙招手叫應。大姐一扭一扭扭過來道：『單少爺方才在那裡，我已來過一趟了，瞧瞧你不見，才去張一個小姊妹的。』

我道路上碰著了個人，兜搭了一下子，所以來遲一步。隨把開杯，倒了一杯茶，授給那大姐。再問他寡老的來歷，大姐道：

『我們這奶奶，原底是堂子裡出身。自嫁給了我們老爺，兩口子倒也算要好。老爺在奶奶身上，前後總算，倒也花過有一二萬銀子。碰著這幾年，運道不好，老爺做生意年年折本，現在差不多要站不住快了。』

老爺家裡的大奶奶，又趕了出來，把老爺管了去，這裡的家用，也不來顧顧，弄的奶奶沒奈何，只好私下做點子生意，貼補貼補。老爺曉得了，倒也眼開眼閉。有時光房間裡有人著，恰巧老爺走來，我們知會了他，他也會在小房間裡頭躲避的。我們這位老爺，說也可憐，場面上總算老爺，其實堂子裡的燒湯烏龜差不多。幾個勢利點子的底下人，見了這倒霉老爺，理睬都不大理睬，還要背地裡披嘴呢。』

我道你們老爺原底做什麼生意的。大姐道：『聽說在什麼廠裡頭當總辦的。』又問你們這位奶奶生意是怎麼個做法？

大姐道：『他是沒有定法的，隨機應變，你喜歡甚麼，他就做甚麼來應你。他拉攏著一個人，總先要問你要錢，三百元、四百元、五百元、六百元多少不等，他現在虧有六千多銀子債在身上，連我們娘兒兩個工錢也積欠了兩年多了。我的媽在他房裡做梳頭娘姨，六塊洋錢一個月。我做個大姐，兩塊洋錢一個月。娘兒兩上工錢已經有二年零三個月不發了。我一竟要歇出來，他定管不許我歇，說你們一歇出去，欠著的工錢就不給你。單少爺，你去想罷，我們現在替他做差不多是白做，錢是半個兒沒有見面。要歇又怕他真個賴掉，究也雪雪白二百多塊洋錢呢。』

我又問，他那家姓徐的留學生，你們奶奶怎麼也會認得。

大姐道：『講到那家徐公館，真是又好氣又好笑。徐家少爺，在東洋讀過書的，到北京去考洋翰林，運道不好，沒有考中，鑽來鑽去謀差使偏偏又謀不到手。吃盡當光，窮得要餓煞快。也是他命裡應該發財，不知怎樣竟被他想到叫少奶小姐出來做生意這一妙著，無奈小姐是個大胖子，少奶又是個削骨臉，一瘦一胖，太差得遠了，人家嫌不得情，都不大的高興。做了年巴生意，堪堪弄一個過去，要發財兩字簡直繁難。徐少爺又想出個計較來，先借給了一百塊錢與我們奶奶，卻逼著要還。我們奶奶還不出，他就要我們奶奶常去走走，替他做個招牌兒，引誘點子人來。我們奶奶欠了他的錢，只好聽從他。你想他這個計較，巧妙不巧妙。』我聽了這大姐一席話，這個疑團方才打破，那便是我這幾天遭著的際遇。沒有到此地來，也就為這樁事情。」